

將橫琴打造為粵港澳文化緊密融合示範區

林建岳博士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電影發展局副主席

如何增進香港和內地的文化融合？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直令人關注。粵港澳三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地緣、血緣、史緣，在文化上同宗同源。粵港澳三地文化融合是增進香港和內地文化融合的最快捷、最可行途徑之一。在中央和廣東省的全力推動下，橫琴這個昔日的邊境山村華麗轉身，成為第三個國家級新區，發展規劃被列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具備成為粵港澳三地文化緊密融合示範區的各項條件。

「一國兩制」的交匯點

橫琴位於廣東省珠海市南部，東與澳門一橋相通，最近處相距不足200米，距香港41海里，總面積106平方公里，其中未建設的土地佔90%以上，是珠三角核心地區最後一塊處女地。

橫琴作為第三個國家級新區，與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比較，最大的差異是區域位置。橫琴位於「一國兩制」交匯點和「內外輻射」結節部，獨特區位優勢使得它的總體發展規劃確定的任務、目標都是圍繞着促進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維護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以及通過和港澳的合作發展帶動珠三角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從而在珠三角城市一體化、經濟一體化以及粵港澳三地合作中發揮獨特作用。

政策優勢提供空間和保障

國務院在2009年8月批准的《橫琴整體發展規劃》內容顯示，橫琴新區的定位是在「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在規劃中有「三個有利於」的描述：即「有利於構建港珠澳緊密合作的新載體；有利於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和維護港澳地區的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共建珠澳國際都會區。」這「三個有利於」便是橫琴開發的重要意義所在。

國務院在2011年8月批覆同意，在橫琴實行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的優惠政策，以構建粵港澳緊密合作新載體。作為中國第三個國家級新區，橫琴將成為內地開放度最高、體制活力最強、創新空間最廣的區域。

批覆的政策中，對於港澳與橫琴的通關、港澳企業

及居民在橫琴的稅收優惠、粵澳產業園、人民幣港幣兌換等項均作了明確表述，使橫琴的港澳元素不斷增加，為三地的合作示範提供了空間和保障，也為建立粵港澳三地的文化緊密融合示範區提供了空間和政策。

有「融」乃大 合則互利

文化產業被認為是本世紀最有前途的產業之一，特點是附加值高和可持續發展，它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象徵。許多專家學者稱之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加速器」和「推動力」。總體上看，「相互投資」、「相互開放」、「資源分享」應是粵港澳三地文化領域緊密合作的鮮明特色，既為市場主體的企業間合作開闢空間，也為三地民眾享受豐富多彩文化生活提供良好條件。為此，在推動的過程中必須緊扣：一是積極發揮政府引導作用，完善文化產業合作機制，制定切實可行的扶持政策；二是發揮企業市場主體作用，鼓勵雙方企業相互投資；三是共同開發文化產品，拓展文化消費市場。

香港作為內地文化產業走向國際化的橋樑之一，獨具引導的優勢；香港又有「東方荷里活」之稱，影視

工業高度發達，廣東文化市場對於香港來說，具有投資空間上的巨大吸引力。廣東擁有雄厚的文化產業基礎，在新媒體產業更領

跑潮流，為港澳文化企業進入提供了良好環境。粵港澳三地文化產業上的合作可首先選擇影視娛樂、文化產業園、新媒體製作、人才培養、版權行銷、文物拍賣等領域。

需要強調的是，文化產業的投資周期較長，投資初期回報偏低，政府要做到親商誼商信商，鼓勵商界積極投身在橫琴建設粵港澳三地文化緊密融合示範區。具體來講，中央及省市級政府必須對投資者予以大力扶持，包括提倡和推動文化體制的改革和機制的創新，在土地價格、配套服務等方面推出特別優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形成政策扶持的優勢，方能激發投資力度，形成浪潮規模，令涉及人性和靈魂教育的文化產業成為未來經濟增長點。



林建岳

泛政治化阻礙政府施政

曾淵滄博士

海難見真情 港府效率高

青鋒

特首梁振英上任100日，面對不小壓力，主要的壓力來自政治。反對派把一切事情皆化為政治問題，凡事政治化的結果是凡事皆可被找到攻擊的理由。於是，過去100日，梁振英幾乎疲於奔命，到處救火，火頭處處，無日無之。

四處撲火 施政難為

國民教育，是曾蔭權時代的產物。新界東北的發展，更是早於董建華時代就開始研究、諮詢。但是，不論是國民教育或是新界東北的發展藍圖，在董建華及曾蔭權時代皆沒有遇上多大的阻力。惟梁振英一上任，就變成了政治大火，迫得梁振英且戰且退，天天忙於救火，競選時期提出的多項諾言、口號、政綱都沒有時間去研究、推行了。競選期間，梁振英批評香港樓價太高。於是，許多人對梁振英有一定的期望，認為他上一台樓價便會下跌，有人在梁振英上台前賣掉自己的居所，希望等到梁振英上台後樓價下跌再趁低買回。有人早已想買樓，但想等到梁振英上台後樓價下跌才買，這些人都失望了，失望的結果是憤怒，於是加入反梁陣營。

中央開放自由行，對香港經濟而言，這是重要的。大量內地居民來港購物，不論他們是買奶粉或是買貴手袋，香港作為中間人，自然可以賺取一定的利潤。不過，「自由行」被政治化之後，變成了反中共、反深港融合的主要攻擊目標。捉水貨客、叫停深圳非戶籍居民來港的安排，這在13億中國人的眼中，感受如何？是支持還是憤怒？

今日香港的反對派最簡單策略就是凡事政治化、凡事攻擊。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十一海難」，梁振英到現場視察，到醫院探望傷者，換來的是批評他「抽水」，批評他的視察與探視傷者是在阻礙救人。當然，如果梁振英沒有出現在海難救人現場及醫院，也同樣會面對批評，批評他冷血。也許，梁振英及他的支持者會對這一類的批評感到憤怒。實際上，這是不值得憤怒的，反對派的目的就是要令梁振英憤怒，把時間花於應付這類政治性的攻擊。

政府應擇善固執

這就是政治的現實，今年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激進派得票率比上一屆增加5%，這當然增加了激進派的氣焰。不過，不要忘記，建制派的總得票率也增加5%。因此，我認為梁振英政府不應該太重視這一類為反對而反對的聲音與行動。政策的推行應該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不是對香港有利。曾蔭權留下的政策，有利則全力推行，無利則廢之、改之。

政治上的鬥爭是一定存在，不可避免。反對派不會支持政府的任何政策，反對派會天天放火，梁振英是不是該天天忙於救火？

10月4日全港哀悼日，國旗和區旗低低地垂，汽笛嗚聲一哭嗚嗚地吹，港人無言肅立淌一行行熱淚，深切哀悼南丫島海難的38名死者。這是香港40多年來發生的最大慘劇。事件發生後，死難者親屬傷心欲絕，香港瀰漫着愁雲慘霧。

香港特區政府在今次海難救援行動的高效值得肯定。沉船報警後，政府即時啟動了危機應變機制，動用了海、陸、空力量進行搜索和救援：警方出動8艘水警輪和630人，消防局出動10艘消防船、51輛救護車和350人，飛行服務隊出動5架直昇機和21人，醫管局出動逾百醫護人員，醫療輔助隊7輛救護車和90人……總之是聞災而動，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展現了香港特區政府在災難發生後的組織力、動員力和協調能力。特別要稱道的是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災後即刻前往醫院慰問傷者、弔唁死者，並在不足24小時內宣佈成立調查委員會、星期四列為全港哀悼日、各相關部門對死傷者提供善後服務。效率之高，舉措得宜，應予肯定。

海難發生也彰顯港人的人性光輝。這宗令人哀傷的海難，撞船在夜間猝不及防，且下沉迅速，許多人來不及找救生衣，又有許多不懂游泳的老弱婦孺。但患難見真情，就在沉船的瞬間和生死關頭，出現了如李先生將幼子從打破的玻璃窗推出讓人拉上救生筏後，即刻不顧自身安危救起一名團友和兩名奄奄一息女昏迷者，才發現自己妻子不知所終。又有愛侶海難見真情，譜寫如電影《鐵達尼號》的同性共死的愛情頌歌，更有11歲女童在怒海中為沒頂媽媽高喊「媽媽堅持」的鼓氣聲音……至於援救人員，更是奮不顧身，夜以繼日，搜索打撈；醫護人員是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務要讓危殆傷者脫險逃出鬼門關；而當見傷者拯救無望身亡，都是同聲一哭！總之，生死關頭港人的人性光輝閃耀，危急之時捨己救人的崇高品質展現，香港人大愛無疆的精神與支援內地汶川、玉樹地震一樣得以充分顯現！

死傷枕藉的橙燈公司也在一片愁雲慘霧中率先弔死問傷、充滿溫情。長江集團主席李嘉誠即從外地趕回來探望死傷員工及家屬，面對傳媒多哽咽淚盈於睫；副主席李澤鉅隨即宣佈每名死傷者先發放20萬元作應急之用；公司員工上下通宵達旦為海難救援而工作。李嘉誠先生是大慈善家，我們相信他是真情流露，一定會完美地做好災後撫孤恤寡，為香港勞資的和諧樹立榜樣。

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以及主管港澳事務的習近平副主席也指示港府要把救援工作做好，真是海難見真情，上下一條心！正如中聯辦彭華主任所言：「港人遇難，中聯辦表達關心慰問，內地部門施予援手，是天經地義，相信只要不抱政治偏見，秉持人道主義態度，都不會認為應見死不救、袖手旁觀」。這是對乘海難進行政治抽水、煽動仇視中央政府的喪盡天良者之最好回答！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章剛

自留地

南丫島海難事件發生後，不但港人和內地同胞同聲哀悼、極度關心，全球各國領袖和各地人民都予以關懷慰問、函電致唁，唯獨香港鑽石心腸埋沒良知的反對派卻又乘機群起以各種歪理攻擊香港政府以及中聯辦甚至中央。那些跳樑小丑不單止毫無惻隱之心憐愛之意，甚且趁機再搞示威亂局；在報章和電台一貫以來反中亂港的袁耀清（游清源）等烏鴉嘴就以其慣用的「食字」伎倆，連番表演不得人心的嘲笑港府和有關人士的惡技。黃之鋒、袁耀清之流的言行素已廣為市民所不齒，這次對海難事件的表演只不過是他們所作所為的又一樁記錄。

借海難攻擊中聯辦其心惡毒

在事件發生後，中聯辦以至中央領導們表示的關懷和具體的慰問救援行動表達了骨肉之情同胞之愛，這是長久以來兩地人民已經建立起來的感情紐帶的具體表現，是天經地義的正道。日月之照、邪正自分，對事件的態度和表現，跟反對派所作所為比較起來，涇渭分明，市民可以立刻判別。日前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和聽到這一件小事：國慶日升旗禮上，一位母親抱着兒子在人群中，大概是兒子看見了有人舉起了英國殖民主義的龍獅旗，覺得奇怪因而詢問母親，她回答：「這些人不願意當中國人，而人家又不讓他當英國人，所以，他是兩面不是人。」這不就是現成的國民教育，黃之鋒反得了嗎？

李怡是反中反共反港的典型

連日來，各處都有悼念活動，設有弔唁冊供市民致悼，各社團機關單位宗教團體都舉行儀式，又在報章上刊出大幅啟事，表達心意。而反對派就不顧事實，指白為黑或者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或者無限上綱把芝麻變作炸彈。總之，就是藉此災難事件從各方面攻擊港府、中聯辦、中央並由此歪曲、否定「一國兩制」，用心何其毒也！

2012年10月6日，《蘋果日報》「蘋論」炮製的《「我爸是李剛」掀香港制度「保衛戰」》是李怡的惡心「傑作」之一。李怡是亂港「四人幫」的財閥黎智英的紅鬚軍師，生果報的主筆，他的歷史反映了文人的種種墮落過程。五十年代不少愛國青年回內地升學，他由於體檢不合格而不能隨愛人梁麗儀同行，結果他留港在左派機構工作，而梁進入了廣州華南師院（現為華南師大）唸物理。他每天一信死纏爛打，結果如願以償，結為連理。梁畢業後在深洲教學，李怡在港辦《七十年代》；文革後梁回港但憑各種關係和渠道在內地經商，據說經營的幾種保健藥品很為暢銷因而大有斬獲，在香港和加拿大都有置業，繼而移民加拿大落戶卡加利。《七十年代》初辦時是左派進步刊物，及後逐漸變右傾，改為《九十年代》；由被台灣不准入口至被歡迎，李怡亦完全變色。所辦雜誌結束後走入生果報當主筆，徹底變成反中亂港的急先鋒。《文匯報》黎子珍評其為：「一貫仇視內地同胞和中央政府，不知人間有羞耻二字」（15/3/2012）；「李怡沒有一點中國人的味道」（7/4/2011）；梁立人亦曾評曰：「李怡反共反昏了頭」（18/2/2011）。李怡已經成了香港反中反共反港的典型，他由一個

有志向的青年變成一條攻擊人民攻擊祖國的朽木，走的是一條腐化的歧路。其中一個原因是對祖國的不滿，其實，自改革開放以還，他們夫婦在內地營商取得了相當豐裕的回報，因而獲得了不少資產。梁女士罹絕症後在港政府醫院得到良好醫療服務，但終不幸去世。不顧祖國之情、不念港人之義，千里迢迢葬到卡加利，這是李怡的「絕」；寧願每年飛到北國舉行春秋二祭，這是李怡的「情」。亦可以看到他區分敵友的界線。為了攻擊敵人，可以採用任何材料，不久前甚至引用六十多年前與梁麗儀在華南師院同房共系的周女士的故事去攻擊祖國，文中特別提到周女士是周一嶽的姐姐，是昔日港府教育司的高官女兒。周女士現在活得很好，五十年代或任何時候的進步青年並不是每一個都像李怡，「豺狼為心，飽便反嚙。」（《三國志·魏書南安王傳》）掠盡了私利還向人民倒算，甚至連以前的好友的私隱也曝出來。

歪曲「一國兩制」挑撥兩地關係

李怡在「蘋論」所寫的和其反中亂港者的口吻一樣，不必多作引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脈絡是文中所明顯歪曲的「一國兩制」論點。他說：「這幾年，兩地矛盾的升溫，包括兩地民間的衝突，根本原因在於兩地對『一國兩制』的心理差異。從中共成長期在中共治下的大陸人看來，『一國兩制』是『一國』所賜予的，……實際上，『一國兩制』的香港這一制，是按照回歸前香港的模樣寫在《中英聯合聲明·附件1》上的，……它是香港本來就有的東西。……我們不忍心看着香港這一制在一個賣港賊手上沉淪……。」然後，他聲嘶力竭地嗚吼：「香港人抗拒梁振英的『我爸是李剛』，是極具象徵意義的香港這一制的生死存亡之戰。」聽罷，這並不是友好的嘉言勸勉，而是決戰的集結號。

慎防反國教白色恐怖延續

馬彥

特首梁振英前日宣佈接納「開展德育及國民科」委員會的建議，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但不撤科，希望反國教人士給予學校寧靜空間自決開科，教育回歸教育。國民教育爭議在社會上擾攘了一段時間，家長和學校的關係因為反國教人士不斷施壓而變得緊張並瀕臨撕裂，政府擱置指引的決定，不但可讓學校把精力重新投入到教學相長的過程之中，更是最大限度地回應了反國教人士的訴求，但是反國教人士至今仍力求撤科，死不認輸，剝削學校堅持設立國民教育的權利，違反教育專業和國家推動國民教育的國際慣例，毫無道理，只能暴露其繼續為「去中國化」鋪路的目的。反國教白色恐怖仍可延續，各界需提高警覺，慎防干擾，維持香港教育界的寧靜。

過去一段時間，反對派藉反國教為立法會選舉造勢的操作，使個別已計劃設科的學校受到反國教人士製造的白色恐怖困擾，一直不敢張聲甚至被迫暫不設科，家長和學校關係緊張。政府願全香港教育大局，至今已多次回應反對者的訴求，現時更宣佈擱置指引，指引不會成為教學依據，也沒有強制學校設科。梁振英表示，希望今次決定，可以平息爭拗，重建互信，教育回歸教育，學校不受干擾，自行決定是否開辦國教科。學校在充分自由的情況下，可回復獨立的教育專業決定。

堅持撤科侵犯教學自主

事實上，梁振英已說明不撤科是為了顧及社會的多元背景，以保留學校開科的權利，國教科不存在撤科與否的問題，政府也不會就課程提供任何官方指引。不過，反國教人士並沒有因為政府的決定而表示任何妥協的誠意，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和其他反國教衛生組織，仍堅持要求撤科，大聯盟並會如期下周三在政府總部外集會，甚至繼續意圖剝削學校自由教授國民教育、學生接受國民教育的基本權利，這便完全違反學校的教學專業自決，以及國家向青少年灌輸國民教育的國際慣例。反國教人士的要求已超越了教育和公民權利的底線，不為教育界所認同。

國民教育經過10年醞釀，由上屆政府提出獨立成科，並於今年4月公布指引，推動國教科間仍是主流共識。直至反國教人士以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制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發難，引起了一場風波；後來國民教育成為反對派的選舉操作，不停標籤國教科「洗腦」，現屆政府仍盡力匯集不同團體意見，尋求最大共識作了指引修訂，最終有關手冊和指引已全數擱置，完全滿足了反國教人士的要求。反國教人士今日仍然要求撤科，干預教學自主，製造教育噪音，實在毫無道理，大聯盟發言人葉寶琳對政府的決定仍表失望，其目的只

能是為其「去中國化」繼續鋪路。

學校開科權利應受保障

政府擱置指引，本可換來教育界的寧靜，教育界能有更多空間和時間，思考國教科的細節。不過，大聯盟至今仍未妥協，並表示要進一步監察政府會否用其他方法鼓勵學校推行國民教育。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亦聲稱未來的工作首重監察政府會否重推國民教育。人權監察則指「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並沒有叫停政府運用行政、活動資助、資源和財政誘因等措施推動，擔憂日後政府會重推指引。事實上，反國教人士過去便多次發起應壓行動，包括大搞「良心約章」、制訂「學校國教版圖」、標籤教師和學校；學民思潮更充當「紅衛兵」，到不同學校「揪出」推行國教的學校和教師，令教育界人心惶惶。

反國教的白色恐怖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會繼續，公眾更應關注如何保障未來有意開設國教科，但怯於反國教白色恐怖而不敢設科的學校的教學權利。現時仍有個別學校堅持開設國教科，值得社會各界尊重和信任，鮮魚行學校便自行編制教材，下周五如期推行國教科。政府應加注意支援這些學校，確保這些學校避免在反國教的白色恐怖中受到干擾，並在未來保障其他學校的教學自主和青少年接受國民教育的基本權利。